

惊蛰至 春天的脚步不可阻挡

复工春耕之际莫忘防疫

今日惊蛰。在二十四节气中，惊蛰排第三，为二月节。今年的惊蛰，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春耕开始和防治病虫害，还要应对疫情。虽然大家都“蛰居”了很长时间，但还是要咬牙坚守，勿仿昆虫“闻雷而动”。

壹

古时惊蛰后“野无旷田，家无闲人”

惊蛰，意思是潜伏于土穴中冬眠的蛰虫，至此时节便纷纷醒来。

因农历二月开始打雷，人们又将蛰虫出穴与打雷关联起来。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说：“加十五日指甲，则雷惊蛰。”“加十五日”是指雨水节气后十五日，此时北斗的斗柄指向“甲”方（东偏东北），雷声响起，惊醒了蛰虫。

但是，用自然界的春雷乍动解释惊蛰，不是很准确。实际上，许多昆虫是听不到雷声的，它们出穴与否，主要是跟着感觉走。感觉到天气寒冷了就藏起来，天气变暖了才走出来，故古语云

“阳和启蛰，品物皆春”。

早春二月，草长莺飞，杨柳拂堤。晋《乐志》云：“二月建卯。卯者，茂也，言阳生而滋茂也。”二月在古代又称“如月”，意为“万物相随而出，如如然”。惊蛰的物候，正反映了万物“如如然相随而出”的景象：初候“桃如华”，春暖之时，桃花开始绽放；二候“仓庚鸣”，“仓庚”即黄鹂鸟，杜甫诗句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，描写的就是“仓庚鸣”；三候“鹰化为鸠”，初春时老鹰返回北方繁殖，中原大地常见斑鸠出没，古人便以为斑鸠由老鹰化来。



赏“起蛰图” 感受古人的惊蛰

古人不同的时令要悬挂不同画作，以体现节气交替、光阴变迁。明代画家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曾谈到欣赏和悬挂画作的方法，其中提到一种“起蛰图”，是古人在惊蛰节气悬挂的画作。

根据成书于北宋的《宣和画谱》记载，在宋徽宗“御府所藏”的顾恺之九幅画作中，就有一幅《春龙出蛰图》，可见“起蛰图”早在东晋时期就已出现。目前可以见到的、创作时间较早的“起蛰图”为北宋科学家、画家燕肃所绘的《春雷起蛰图》，颇具写实风格。此画作整体构图分为江岸与溪口、大江与对岸、天空与云层三个部分，分别构成画面的近景、中景和远景，具有很强的层次感。

宋代以后，类似主题的画作时有出现。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尤求的《风云起蛰图》，创作于明代万历年间。画中风云变幻，天穹上有飞龙隐现于云中，山下桥上有老人、童子五人，仰望云端神龙现身。水榭内有三人，临窗眺望山间的云气变幻。画面右上角题记“风云起蛰”，全画构思巧妙，上下呼应，颇有生气。

到了清代，画家袁江、王素、杨柳谷等人也有《春雷起蛰图》等传世。袁江曾在清代宫廷作画，善画楼阁建筑，他的界画在继承前人基础上，加强了生活气息的描绘，在当时被推为“界画第一”。袁江的这幅《春雷起蛰图》创作于清雍正年间，描绘了春雷滚滚、风雨欲来的景致，淡粉色的桃花与青绿色的绿柳点明了节气时令，柳枝随风飘舞，江中水面泛起波纹，都表现出画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绘。

据《西安晚报》

贰

熏香、艾草熏室可驱虫防病

惊蛰当日，人们会手持熏香、艾草等熏遍家中四角，以驱赶蛇、虫、鼠、蚁，以防疟疾、鼠疫等疾病。又用石灰防虫蚁，《千金月令》云：“惊蛰日取石灰糝门限外，可绝虫蚁。”《遵生八笺》说：“是月采升麻，治头疼热风诸毒。采独活，治贼风百节痛，风无旧新俱治。”又说：“二月以后，当多服祛痰之药。风劳之疾每起于痰，人能先令痰有疏导，则病可庶几。”

对防治家畜家禽染病及动物和人之间的传播，晋人葛洪提出可采用“赤散方”予以治疗。他说：“牛马疫，以一匕著舌下，溺灌，日三四度，甚妙也。”控制狂犬病，葛洪也有方法：“宜枸杞汁，煮糜饲之，即不狂。”葛洪还发明了狂犬病的免疫接种法：“疗吠犬咬人方，乃杀所咬犬，取脑傅之，后不复发。”这种方法与后来巴斯德预防狂犬病的方法一致。

昆虫中有名为“射工虫”和“沙

虱”的两种毒虫，只要一近身，对人体危害极大。葛洪提出可通过饲养鹅鸭来捕杀“射工虫”，或佩戴用大蒜、羊脂、生麝香等合捣制作而成的香囊防止“射工虫”和“沙虱”侵袭。

为防昆虫危害植物，古人一般会清除枯枝、落叶、杂草等，集中烧毁。同时清理刮除“病树”上的粗皮、烂疤，并采用适当的消毒措施，以防止病虫害扩散造成更大的危害。

叁

“惊蛰吃梨” 远离害虫与瘟疫

疫情发生已近两个月，进入三月，疫情防控还处于胶着对垒阶段，稍有疏忽大意、麻痹松懈，就会让所有防控努力前功尽弃。所以，虽然大家都“蛰居”了很长时间，但还是要咬牙坚守，勿仿昆虫“闻雷而动”。

在古代，惊蛰节气有一习俗叫作“惊蛰吃梨”。此习俗源于何时已无从可考。为什么惊蛰节要吃梨？民间有四种说法：一是因惊蛰以后气候比较干燥，容易使人口干舌燥，外感咳嗽。而梨无论



生食、榨汁或水煮，均有助脾益气、增强体质之效，故民谚有“惊蛰吃了梨，一年

都精神”之说。二是相传山西祁县渠家十四世渠百川于清雍正年间走西口，正是惊蛰之日，其父拿出梨让他吃，并告诉他，先祖贩梨创业，历经艰辛，今日惊蛰，你要走西口，切不可忘了先祖创业的艰辛，故吃梨又有离家创业之意。第三种说法是，“梨”与“犁”同音，“惊蛰吃梨”是提醒人们要抓紧时间下地犁田。至于第四种说法，则与虫害疾病有关，惊蛰之后虫害多，吃梨的寓意是和害虫分离，远离疾病。

据《广州日报》

一字之差 “惊蛰”灵动两千年



在汉景帝继位之前，惊蛰名曰“启蛰”。《周礼》卷四十《浑人》篇上说：“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。”成书于战国、我国最早的一部传统农事历书《夏小正》曰：“正月启蛰，言始发蛰也。”那

时的启蛰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，标志着初春的开始。

公元前157年，汉文帝崩于未央宫，太子刘启继承帝位，是为汉景帝。因其名为“启”，为了避讳而将“启蛰”改为“惊蛰”。南宋官员、经史学者王应麟在《困学纪闻》说：“改启为惊，盖避景帝讳。”同时，把孟春正月的“惊蛰”与仲春二月节“雨水”的顺序予以置换，“谷雨”与“清明”的顺次也被置换。汉景帝之前为“立春-启蛰-雨水-春分-谷雨-清明”，汉景帝后为“立春-雨水-惊蛰-春分-清明-谷雨”。

尽管是因“为尊者讳”而改了名称，但是“惊”字要比“启”字生动得多，为大自然增添了灵性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惊（驚），马骇也。”引申人精神受了突然刺激而紧张不安，有慌乱、恐惧的意思。“惊”还有惊动、惊扰、震动之意，《周易·震卦》：“震惊

百里。”《诗经·大雅》：“震惊徐方。”王维的《鸟鸣涧》有“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”的诗句。因此用“惊”字替代“启”字，内涵更加丰富，使人联想到，惊蛰一到，沉闷一冬的天空春雷滚滚，沉睡在地下的百虫惊遽而起，纷纷钻出地面，探个究竟。晋陶渊明有诗曰：“仲春遘时雨，始雷发东隅，众蛰各潜骇，草木纵横舒。”诗人长卿在《惊蛰》一诗中云：“陌上杨柳方竞春，塘中鲫鲋早成荫。忽闻天公霹雳声，禽兽虫豸倒乾坤。”惊蛰犹如平地一声雷，冬眠的虫豸爬出洞穴，横冲直撞，四处觅食。

进入唐宋时期，“启”字的避讳已无必要，“启蛰”的名称又重新被使用。如唐人柳宗元《非国语·不藉》：“启蛰也得其耕，时雨也得其种。”但是由于长期用语习惯，唐代的《大衍历》继续使用了“惊蛰”一词，并沿用至今。

据《西安晚报》



《春雷起蛰图》

袁江(清)作